

社會小說

繪圖
海上銷金窟

上海新新書局發行



民則代
 乞顧不
 得嫌了
 紙餅記
 帶朱酌
 或雅
 花茶身
 到典當
 中當去



小通草
說不是我
們吃門的
口飯
人分
睛分
光些
那天在
火車上
我知不
他是不
的很正



他那張
嘴既無
不乾淨
就把他
幾個牙
當一齊
打落來
也就完
了



你要出
去
把夏錯
戒的換
給了我
再去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一集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演楔子開宗鶴樹村 | 賞良辰遇舊龍華寺 |
| 第二回 | 酒醒燈闌驚鴻閃影 | 風馳電掣快馬遑章 |
| 第三回 | 感興廢愚園談往事 | 觀勝負快閣訪良朋 |
| 第四回 | 好大言偏促受譏評 | 得小惠荒唐聯姻姬 |
| 第五回 | 遺後患假醉悔尋仇 | 具先知遠游甘謝客 |
| 第六回 | 圓好夢狎客逞豪情 | 賦新婚佳人嗟薄命 |
| 第七回 | 入迷途孤客宿勾欄 | 集巨欸單身落騙局 |
| 第八回 | 來日大難愛妾明志 | 去毒務盡艷妻驚心 |
| 第九回 | 惡商量戲場施毒計 | 真齷齪客邸效淫奔 |

第十回 旅館容姦淫娃覓死

家庭多故浪子奔喪

▲第二集 目錄

第一回 人之云亡遺言興學

孽由自作受罪入牢

第二回 夫也不良疲于奔命

士而無行貧爲貪財

第三回 對明月感吟明月詩

舊羣芳重訂羣芳譜

第四回 廣搜羅名姝膺第一

受擠軋內舅悔當初

第五回 費安排新人遇舊人

設圈套前客讓後客

第六回 千里就道携妾偕行

兩室分居背夫遠遁

第七回 借債尋歡不嫌重利

罰鍰贖罪遽負深恩

第八回 度殘歲驚心逢羅刹

結新歡放膽入歡場

第九回 結新歡大兜喜神方

銷宿怨設立洋貨號

第十回

強中遇強略展身手

惡上加惡枉費心機

▲第三集

目錄

第一回

恩無可施援案證罪

迷而不悟喪心病狂

第二回

千里人歸變生不測

一封書去患弭無形

第三回

是何肺腑妻女賣淫

別有心腸兄妹興學

第四回

薄命妾齋恨入重泉

糊塗老倦游收覆水

第五回

同族摧殘蕭牆起禍

一堂契合繡閣參禪

第六回

風雨扁舟驚人膽落

煙霞別徑穀爾魂銷

第七回

解厚意初擺雙檀酒

蓄深心移植一枝花

第八回

窮途日暮甘作瘟生

長夜夢多嚴查屈死

第九回

瞎運動癡心謀局長

禁招搖盛怒責門徒

第十回

送客登程驪歌唱徹

強女失節鸞喜歡騰

▲第四集

目錄

第一回

深夜捉姦當場出醜

連年合夥平地多財

第二回

悽楚遺言美人不壽

揮霍無度孺子當誅

第三回

復萌故態急色輕財

薄醉深宵移花接木

第四回

醜家庭勸妻母逼子

惡社會交友弟簒兄

第五回

悖入悖出天道好還

誰是誰非人心難測

第六回

冤孽重尋禍機潛伏

荒淫無度病勢垂危

第七回

固結深仇飽嘗異味

痛遭巨騙甘折連枝

第八回

送出喪巧逢失足婦

請看戲陡遇味心人

第九回

陽譴可避陰譴難逃

舊讎未銷新讎又結

第十回

詭計多端掠人販賣

惡貫將滿畏罪受傷

▲第五集

目錄

第一回

完婚姻家中遭巨禍

罹劫難海外遂良緣

第二回

運邪謀水中空見月

獲惡報雪上更加霜

第三回

奇中奇治家親殺子

錯上錯設計自焚身

第四回

服商賈任報館記者

媚優伶作評劇大家

第五回

販私土全傾積世資

輦重金空耗中人產

第六回

強暴自取痛甚切膚

污穢難堪臭遭沒頂

第七回

同胞仗義各自回頭

合夥行凶分身落魄

第八回

就醫院粗心傷產婦

訪舊居大限遇仇人

第九回

大團圓三生完舊約

小結束一曲譜新詞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五集

第六回 強暴自取痛甚切膚 污穢難堪臭遭沒頂

話說壽官僱了航船。運餞錫塊。經過港口的關卡。柳鰈鰈正和金德馨站着閑談。那杆子手無意中露了句船身裝載的分量。和輪身吃水。有些不稱。頓時把鰈鰈提醒。就叫關卡上的差役。檢了一塊上岸。拿在手中。覺得分量甚輕。心中暗暗納罕。就疑心這錫塊中不要藏着夾帶。却見這種錫塊。裝滿一船。倒也有些不敢決定。細細的全神灌注。把錫塊正面側面反頂頭面。翻來覆去的瞧個不已。奇巧不巧的便瞧出破綻來。原來鰈鰈歷年的偵查煙土。和各處禁烟機關。破獲許多私運的案子。真是千奇百怪。層出不窮。這滿船錫塊。在雲南鎔化合而爲一的時候。自然鎔化得天衣無縫。一些瞧不出一底一面。兩塊合成一

塊的形迹。爭奈由雲南運到上海。上船落船。有時又須堆存棧房。正不知遭了幾許的捱碰。況且到了上海之後。再用塌車。一車一車的運到徐家匯。這次復從徐家匯運到南市船上。一路車身激動。雖然當日鎔化得異常牢固。到了今日。那千百塊中。少不得也有十塊八塊。有些走筭。那一底一面。合而爲一接縫的所在。就微微露出些形迹來。偏偏鱗鱗拿在手中的一塊。更加有些癰了進去。好像知道。劈錫塊法兒一般。叫關卡上差役。也取了把劈硬柴的柴刃。用力向錫塊上劈了一下。劈成兩塊。見裏面塞滿煙土。此時看的人幾乎嘩然鼓噪起來。金德馨在傍也伸着舌頭縮不進去。鱗鱗接連命差役取上三塊。劈開俱是一樣。在無意中破獲了這許多私土。倒覺不敢懈怠。那關卡上有個委員。也就子細着幫同追究。船主人聲稱祇曉得承裝的是錫塊。押裝錫塊的東家。另外僱有一只賬船。已經開往前面。那委員知道是本身上責任。也不用鱗鱗分

付就派了隻小舢板追趕前去。鱗鱗知道這件事須細細查究。就對德馨說道。承你垂詢我的事情。既然要捏到了差使。再付款子。諒來不至落空。此刻我出了這意外的案子。不能再陪你了。德馨只得拱手作別。下落來時的小擺渡船。解纜開行。一個人在船中兀是想這一船的錫塊。怎樣一齊把土藏入。真是異想天開。偏偏天發其奸。竟遭破獲。這藏土的主人。追上去。若被拿獲。不知人是甚等樣人。更不曉得把他辦個怎樣罪名。一個人胡思亂想。那六十里浦江。順風順水。不滿兩三個鐘點。早已傍岸。匆匆直到梅白格路。新與阿娥借的屋內。這是瞞着羅震武的。阿娥見德馨回來。接着問道。那姓柳的可曾會面。德馨道。碰得很巧。會過面了。他的意思。勸我有幾個錢。還是住在上海享福。我就告訴他。這人是總統府的諮議官。好在雖是和我運動差使。必須接到了事。再付款子。他始說這樣辦法很妥。不妨試他一試。不過這人的姓名。他却並不知道。阿

娥道：「我也是這樣想。必要接到差使，然後把款子給他。一定不會落空。況且他做桃灼一個月，尚不到已用掉了一二千塊洋錢。依着這樣的手面，知道他可靠得住。今晚我到生意上去，便須和他談妥。但我北京沒有去過，可和你一同前去逛一次兒。又可避掉姓羅的耳目。你說可好？」德馨連連道：「是。後把船上查獲錫塊內私藏煙土的事，對阿娥講一遍。兩個人議論一番。到了晚上，就一同到迎春坊。那自稱總統府的諮議官，却每每傍晚須到桃灼院子內盤桓一下。此刻正叫了幾樣菜，由桃灼陪着對酌。看見德馨到來，添了兩副杯箸。德馨和阿娥也面對面的坐下來。三杯之後，又漸漸講到北京去謀幹差使的事。德馨對着那諮議官道：「兄台所講的數目，我籌措了兩天。總算如數籌足。不知何日回北。兄弟想附驥隨行，可使得麼？」諮議官道：「我是專爲老頭兒收些古玩來的。可以說走就走。」德馨道：「這麼樣罷。明晚這裏備一席酒，彼此暢叙一番。後天

晚上。一同動身可好。諮議官道。很好很好。又對阿娥望了一望道。你和金德翁。是一天離不開的。今回想怎樣呢。德馨代答道。因爲他沒有到過北京。想帶他一同前去。諮議官聽了。略畧呆了一呆。也就不再多講。晚飯散後。閒坐一會。各自分散。德馨和阿娥回到梅白格路。據那諮議官自己說。恐怕地方上的官長。知道他到了上海。酬應紛繁。所以一個人帶了個當差的。住在一家日本友人家內。德馨面前。也是如此的講。其實他那裏住在日本人家。從迎春坊出來之後。見德馨和阿娥走遠。雇了一輛街車。直到寶山路羅震武家裏。震武自從醫院中出來。德馨和阿娥的事。早已胸中雪亮。越是這一種人。越有決斷。當下叫了幾個同黨中人。裝作當着差的樣兒。把阿娥幾隻衣箱。及一切雜用物件。一籠腦兒送到迎春坊阿娥生忌上。表明已經恩斷義絕。那阿娥見震武所幹的事。近來大倒其霉。以致着着失敗。如今既結識了德馨。搗兒愛鈔。姐兒愛俏。阿

娥一個人。兼了鴛兒姐兒。那德馨。又是有鈔。至於他的貌。比較羅震武連腮鬚子。自然俏些。故而心滿意足。却深恐震武不肯甘休。心中未免懷着鬼胎。此刻見震武派了人。把自己的箱子雜物。一併送來。樂得照單全收。心中也安了許多。但是震武生平。只許自己作弄人家。如今却平空的被阿娥把自己作弄到這樣地步。豈有甘休的道理。俗言冤有頭。債有主。就先從金德馨身上着想。忽然想着兄弟少溥。從前在上海的時候。德馨一時官興狂熱。拿了四五千塊錢。拿到京裏托他去運動。後來少溥一死。他的事兒也落了空。往後和他常在一起。聽他口口聲聲仍想做官。這條心尙沒有死。並且又喜歡裝足官場中人的幌子。我何不從這條路上着手。當下定了主意。就在同黨中物色人才。何步雷犯了蘇宜春的案子。早已遠避。幸虧他收了個高足楊國裕。這楊國裕的歷史。看官在我書中。想必尙還記得出來。他在本城合股開了個珠寶鋪。看上了凌

新寶就着了何步雷和長脚老二的兩個道兒。不到一年。狂嫖濫賭。連股東名下的資本。一齊化去。就此把店收歇。幾個股東把國裕在地方廳告了一狀。在獄中押了兩年。等到釋放出外。纔知是着了步雷等幾個人的騙局。但這是自己甘心上當。甘心拿銀錢送與他門。又沒有什麼證據可尋。出獄後一個人在上海立腳不住。却親自去找步雷。把從前所吃的虧。絕口不提。祇求他收在門下。一宿三餐。有個着落。並且立誓願圖後效。步雷想不到國裕有這要挾入夥的計畫。倒覺難以拒絕。祇得約略講授些黨中的規矩。又因從前在他身上。着實攪了不少的錢。不便當作門徒。領他去拜了自己的頭兒。作爲兄弟。大凡一個人愛嫖愛賭。都是聰明人做的。國裕一入了夥。果然精明幹鍊。很能辦事。漸漸的就和羅震武等融成一氣。等到震武這次要算計德馨。一來洩着自己胸中的惡氣。二來攪他個一萬八千。庶幾慢慢在上海恢復從前勢力。因何步雷